

江戸繁昌記

四篇

ヲ	6
4060	
4	

門76
4060
4

天保六年新鐫

靜軒居士著 四編

江戸繫昌日記

克巳塾藏板



江戸繫昌記四編

靜軒居士著



予嘗謂孔子脩春秋一字一哭老子述道德一字一
憤孟子則一章一嘆莊子則一篇一笑離騷亦一哭
筆太玄亦一嘆墨韓柳之墨李杜之筆亦皆莫弗為
一憤一嘆矣則後之讀之者亦孰弗一憤一嘆焉雖
然乎讀者為得如作者自嘆自憤則讀其書而知其
人為能悉豈止不悉或誣為是以讀老子者謂偏說
無是未知老子之意也讀孟子者謂或戾經是未知
孟子之時也以太瓢嘲莊子亦未知周言者也以滄
浪論屈子亦未知平地者也然則聖人而知聖人賢

人而知賢人莊周而知周屈平而知平然則知我者
吾而已人莫我知我奚恨哉繁昌記第三篇者亦予
獲麟絕筆也乃嘆曰罪我者其唯斯篇乎誓不復操
此謔筆然而數月之支已盡七日之飢又來於是乎
大哭孰憐食誓支飢倚馬筆為米驅一字一哭四篇
立成可嘆矣謔謔之訕遂不遑辭嗟夫聖賢而知聖
賢靜軒而知靜軒我奚恨哉

假宅

吉原於日本也可謂昇平樂國中之一大樂天悠畧
仙都內之最上仙洞長生方法蓋出斯洞不死藥種

何求乎海天保乙未正月廿五夜雲淡風靜一刻未
至千金天上五街已着三分春色解語之花自然覺
新不言之花何恨未植三月植花此間常例放參亥柝往打四點打更此亦常例是夕人間暑戒火鐵棒鏘々警夜天頤向寂人始認
月但聞唾壺擊憤有心哉擊擊手則展淨手之响耳苟日新又日新一洞
房賓主未眠低々說密々款殘樽未涸乾肴猶香妓
擁火桶置鍋燂羹使紙當扇撲々有声為玉潑紅獸
炭吐香即抱膝沈吟道日光易流榮華難常憶起去
年來月大災二月背烟遠買林木造化高賈三倍次糴
米更占利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是我親卿因緣所由福今禍之所伏競豪花時

月極奢燈節七月何思全盛早逝奇福隨來射飢買米
却遇豐年今之商賈三王之罪人也且歲晚罹火數庫一灰魯人不能為長府時未
周意意巨資索噫息已矣通街地券一旦奪人沒齒有怨言
痛哉一切什具湊送典鋪四也土著地主遽為天竺浪
人賃居寄脚且送蟄虫世涯抑苦抑苦噫我福低鄉
之薄命今則連鵝泥了髮恩波衣着並辨於鄉手噫
梅花苦操却是春寒栗肌我慚我慚說了泣下妓暗
暗飲淚故意會巴道愚狀休說言之何益推君流落
原出於妾究竟原委一條清濁有時二人一身已欲立而立人
何立差別哉志之不遂唯有死耳借遭富豪贖紅袖

翠裾象著金碗呼夫人尊姐不欲伴拙夫眠情願只
望自親朝晚操汲提鍋有無論炊米春秋謀更衣是
甘是樂其憂勿復言勿復言時羹定四箸共一鍋
已飽已醉愁悶掃除即揚眉道謔所謂臥俟果報未
必一生做箇苦景湯嶋六百初稿諸千人會兩中千金可得安
知死灰不復燃幸少得意因屏迹墨水買一庭園構
一茶寮並棲偕老優游卒歲双蝶睡花鴛鴦顧波永
語當年長談今日妓屈指道筭來妾放期已縮不贖
亦脫登門有日遂非池中物記十年前妾甫七歲
始鬻陷泥適當假館繁昌不如今漸寂寞諺言遇火

暴富

按凡物經火居土則生金此言蓋此理

斯土久

無災或有却好

庶經火復

熱

言未畢

析声急飛

叫報

角街火起

呐喊翻

海鐘鼓驚

天蝴蝶夢遽愕

海棠睡安熟鳳倒時鮮

頸鸞翻處分

翼衣不及帶履豈及門

四散五走七轉八倒

恰是萬

樹花爛飄於顛風

百群鷗輕起於狂瀾

西施脫姑蘇

軍楊妃迷馬嵬

龐想見三千妃嬪逃

阿房烟數百妾

媵放王氏問兵法

曰始如處女後如脫兔

娼妓有焉

聞初庄司氏經營法

例八陣五街四達

十字九通往

而如復入覺難出一門

北開溝環三方

脂粉流賊牙謂鐵漿水者

板橋

吊溝以備不虞便吊橋發於火妓等惶惑向溝誤步

桃花流水蓮華拔泥

大姊隔烟喚小妹

樓婆蹈火導

了兒兒嚶々叫苦不復如平生

喚對門人聲也所謂

一炬焦土可憐瞬息間百千紅樓一掃歸灰假宅繁

昌於焉乎在

筑波峯白野雲含雪

膾殘魚細江風尚冷

禹廟鎖水

遊舫罕繫母寺孕春

梅花始香距墨田川可數百步

一箇村莊某氏別業竹樹綠密自然成籬井泉玉溢

自由通池聞得婉轉一声新鶯洩春數了兒相招閃

出左顧右眴躊躇覘

篁一了兒反唇道可恨汝高聲

封了那音去此住假寓自異本館喚人應事高調何

四

須一兒豎眉道汝展音急叱曷却責我絮々喃喃執
爭不已忽聞鴉兒喝道秋我兒等錯愕一閃無影真是

鶴唳一聲群雀收噪封了那音去

角枕夢回梅送暗香銀炉火軟瓶起幽声蘭房晝靜
蕙帳春暖一位名姝方始起身海棠抹紅睡思未消
牡丹迎烟嬌容猶懶梳攏了鬟篁錦褥奉盥軟嗽
已茶已飯恰報蘭湯已薰姝起身臨浴磨礧理玉締
綌拭光礼去浴用巾上給遂令一粉姝梳翠鬟去黦雲盈手握
餘垂地酥雨濡柳薰香滴衣分得鏡中面嬋妍相照
形影爭真可謂梅花描月蓮華倒水兒捧金筒供烟

朱唇一吹嬌面乍迷真是晚烟遮踈影曉靄單潤香
紅粉勾施靚粧始新恰好衣篝烟足便起更衣忽省
小妓等搬贈件々色々又陳又實金玉山堆幣帛川
至跪道君某即某使者並言聊候災表些寸志使哉姝
一々點頭令收納去忽報師匠在門姝命兒向案上
點書冊理筆硯了兒未迎師人早至礼云士於大磕頭道
祝々大娘足下無恙逃火就此閑慶泉石生色福及
池魚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姝微笑道脫命為幸他不足言非經那
火鳥得這閑富貴侍講於靜僻却是不勝喜會幫某
至声高辨捷仰身拜使手言顧師人道先幫家好學言問

如何小可先火起一箇時辰舟行陪官送到駒方
方纔賜告顧時者北天烟起紅炎看漲錯愕狂奔到
則已焦如小可家原來箇小燧匣一煽付空看々灰
飛灰飛蝶驚人不知先何如師大笑早看了兒排一
酒肉諸譴一會謝醉而去

夕陽西昇松移靜影野寺鐘動烟染長堤妹待約間
倚案弄筆情流賦就令兒磨芳墨展花箋一氣掃破
雲吐烟生詩云

睡起鉤簾日欲沈當檐寶塔出蒲森金龍山隔墨河
近坐拜前頭觀世音

坐拜前頭觀世音為憐罪業深身深慈悲何使從即
本占此幽清弄素琴

書畢更拈新詞把琴舒歌纖指輕下拂歷鏘然詞云
深院靜鳥声幽不似街塵車馬流日昇粧成人未過
孤琴低理遣閑愁

々々過憶情即簾外風微庭草芳新燕尋栖繞畫
梁欲夕陽復向鸞臺整晚粧

春色々々惱得幽人惱得從來花月多思月上簾花
影移移影々々春惱得人思永

宮羽穩叶詞意清妍得中散遺音弄伯牙妙巧杳邈

淒婉商調入破。如若人言語時聞雁聲遠々高低下。
雲蓋不堪清怨也。姝停手傾耳而雁聲早落門前。莊
內頗生一段春佳。人不用詠秋扇。

好異好奇人情自然聞火心已熱望烟神早馳乃至。
狎客親人走信訪恙踐燼爭先趨灰恐後私覲有禮。
後志于享小年狂大年從亦顛。与祭礼節同樣同趣。
且其破格求沽勢不得不然者亦有焉。假宅之葺西
自本願寺傍始之。田原坊廣小路至雷神門而絕。而
東續之于花川戶樓榭至斯漸盛。綴葺橫築斜達曲
施北到今戶橋而止。爲五街散爲十三所。品流無次。

大小雜居競棲。爭住其枕墨水水碧紅欄。注射發揮。
真個龍宮湧蓬嶋浮洛神手招湘妃目挑水路之便。
灣々爲港。况葺之初遇東岸花開呼吸通芳花与
花對觀。花瓜觀花醉花人醉花掉花舟掉於花策花
馬策於花痴蝶也愚蜂也莫弗風顛乎花莫弗狂奔
乎花。雲山道人有詩云翠閣紅樓連水涯。少年遊冶
競豪奢。嬌葩妖草春多少。誰賞長堤十里花。風光可
想九十春光。花謝未久三伏夏令。世已尋涼東橋風
拂人影跨波墨水夜深。櫓聲凌虛。別岸邊簇花夏而
益艷。西瓜皮翻空砂糖水傾雨。天早屬悲秋。然此間。

行其間。近日時言謂戀曰落謂好曰大嬉。妓受客騙曰倒客避妓。怨曰鼻撮。因嘆予亦落儒何戀。戀聖人何好好讀書。沒年自鬻典衣及禪。雖戀聖人實行未立。雖好讀書經義未明。被避於國見忌於俗。亦鼻撮爾。亦鼻撮爾噫。

一人道那位眉目位置均適。十分出色。猶何他讓上座。一叟道開門見山。安悉其幽。此位原不容易。肌膚白而光滑。眼則黑白分明。懸鼻脩耳。髮玄而長。朱唇皎齒。眉濃而曲。肩殺腰細。手嫩指纖。足小若無骨體。具不可增減。加之以態。識見高。伎藝精。然而上頭可。

稱猶武仲之智。莊子之勇。文之以禮樂而可以為成人。一般。有宋朝之美。無祝鮀之佞。善美未盡。溫而勵威而不猛。此是態度。小子記之。

聞今日冶遊少年輩。踏新桐展。不得以為厚。以故其製精良。大幾如組。且多為兩頭袋。盛碎銀子。繫綬貼向一體。為風乃得二絕。云有約不來。過晚天。江風吹悶。倚欄邊。碎銀盛贈。雙頭袋或恐蕭郎欠。履錢開步來時。曼曼鳴。斬新組。大踏為榮。華燈暗處。珠簾動。早有阿娘知履聲。

假館挾隘比之本館。十居一。然遊客狂奔比之常時。

行商百色追時出奇雖物不異然異樣則占贏繫昌
世間之勢然都下今日有鬻炒豆者其人張晴傘踏
雨屐一口唯叫好々我以好々賣人以好々買好々
好々街間一日莫不聞好々之聲昔者司馬氏聞死
稱好其心豈一死生歟因思今斯商叫好蓋亦一是
非意所有便教人总是非爭買妙也哉好々嗚呼居
士亦是筆商耳出奇唯求占贏唯欲贏意之運奇筆
之激觸人者想不無矣寄言世間讀者庶幾司馬氏
為心聞罵亦稱好々爭買

繫昌記四篇終

飯田

石海

